

夏丏尊

■ 范銘如 主編

■ 張堂錡 編著



人到了成年以後，彼此都有生活的重擔須負，
入世既深，顧忌的方面也自然加多起來，
在實際上不許你不計較，
不許你不打算，
結果彼此都「鉤心鬥角」，
像七巧板似地只選定了某一方面和對方去接合。
這樣的接合當然是很不堅固的，
尤其是現代這樣什麼都到了尖銳化的時代。



三民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夏丏尊 / 范銘如主編;張堂鈞編著.——初版一刷.
——臺北市:三民,2006
面;公分.——(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08)

ISBN 957-14-4528-2 (平裝)

855

95007228

三民網路書店 <http://www.sanmin.com.tw>

© 夏 丏 尊

主編者 范銘如
編著者 張堂鈞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02)25006600
郵撥/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2006年5月
編 號 S 833400
基本定價 肆元陸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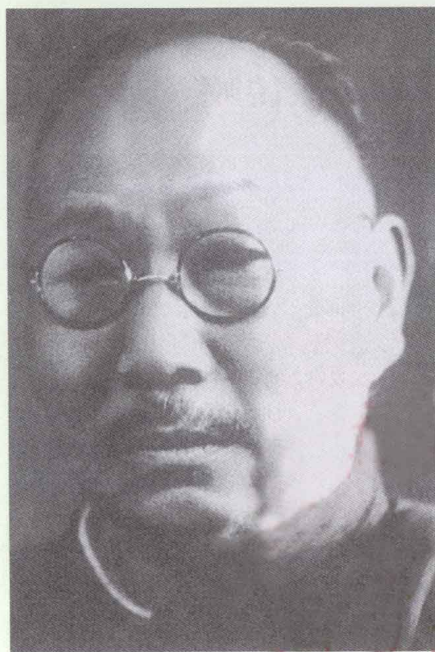
ISBN 957-14-4528-2 (平裝)



夏 丕 尊



↑ 夏丕尊 1939 年在上海與家人合影。後排左起：大媳金秋雲、夏丕尊、次子龍文；前排左起：二媳韓玉嚴、孫子弘正、夫人金嘉。
（《夏丕尊傳》，中國青年出版社）



← 夏丕尊 (1886-1946)，文學家、教育家、出版家。散文風格質樸平易，被視為「白馬湖作家群」的代表人物；多年執教，實踐愛的教育；主持開明書店，出版優秀讀物，學人典範，令人景仰。（《夏丕尊紀念文集》，上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夏
丕
尊



↑ 1986 年 6 月 15 日，上虞市舉行夏丕尊誕辰 100 周年暨逝世 40 周年紀念會。《夏丕尊紀念文集》，上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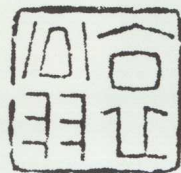
↑ 夏丕尊故居「平屋」客廳正中懸掛其照片，兩旁書法條幅「勤靡餘勞，心有常閑」出自陶淵明〈自祭文〉。（編著者提供）



夏
巧
尊



← 1923年，夏巧尊在平屋將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原著日譯本《愛的教育》譯為中文，豐子愷為譯本作插畫，在上海《東方雜誌》連載，廣受歡迎，影響並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此書先由商務印書館於1925年出版，第二年改由開明書店印行。
（《夏巧尊紀念文集》，上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 夏巧尊刻贈弘一法師（李叔同、李息霜）的印章。夏、李兩人在浙江第一師範時都喜歡篆刻，曾創立研究篆刻的「樂石社」。1913年，夏巧尊刻製「息翁」、「哀翁」等印送給李叔同，李叔同把這些印章視為珍寶，出家時與其他印章同埋西泠印社的石壁中。
（《夏巧尊傳》，中國青年出版社）



夏 巧 尊



↑ 春暉中學校園一景。其建築典雅古樸，如今已是重點保護文物。
(編著者提供)



← 本書編著者攝於浙江上虞白馬湖畔、春暉中學旁的夏巧尊故居。(編著者提供)

叢書總論

沈從文

白話文學是中國追求現代性過程裡重要的媒介，也是最顯著的成果之一。隨著現代化需求的加速，中國的知識分子先從科學、技術、制度、機構等等洋務運動的推動，再到西方文明文化思潮的翻譯學習，乃至於對中國傳統進行全面性反思，一系列革命性的變革，自十九世紀中葉發軔，直到二十世紀上半部仍然方興未歇。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中觸動傳統思想與文化體系的革新機制，表現在文學層面上，最明顯的就是文學形式與內涵的劇烈變易。不論是語言文字（文言、白話、外來語），抑或者是文類（詩歌、散文、小說、戲劇）以及藝術技巧（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各方面，都開展出具有現代意義的優異成績。這一批歷經現代化狂潮的知識青年，憑仗手中滿溢著救亡圖存熱情的筆桿，寫下中西文化碰撞、新舊秩序轉型時關於國家民族走向的辯證權衡，各種社會現象的觀察針砭、文藝發展理念與實際操練的磨合問題。其中，置身紛亂動盪時代裡個人身分處境的摸索抉擇，甚至生命情感的壓抑抒發，更成為作品裡動人心弦的主題。

從清末至民國，白話文學以及其中富含的革新、異議精神連綿不絕。現今我們

慣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愛國運動同時作為現代白話文學的起點，乃是取其象徵性的時間意義。事實上，五四運動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裡一個承先啟後的顯著里程碑而已；新文化的醞釀萌發自有其細膩輾轉的過程，而白話文學的發展流變，當然也不是在二〇年代才透露端倪。有鑑於此，本套叢書不以五四之後的作家作品為限，還上溯至二十世紀以前即大力、長期呼籲文化文學革命的梁啟超。這樣的作法，希望一方面強調時代思想變革的漸進式歷程，一方面以梁啟超具備的傳統士大夫及新式知識分子的雙重典範，彰顯現代文學傳統裡新舊文化銜接合流的特質。

整體而言，選入《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的作家都是在現代文學創作上具有獨特貢獻，並且持續保有文學影響力的大家。他們的成就不僅早在文學史上獲得肯定，他們的作品也一再地被選入各種版本的教科書與文學讀本中。一談起新詩，我們總是再別不了徐志摩、聞一多以及戴望舒；一想到散文，腦海裡立刻浮現朱自清、夏丐尊、許地山和梁啟超的背影；提及小說，魯迅、郁達夫和蕭紅的吶喊猶在耳邊。透過文學，他們或者傳達個人對家國社稷的企盼與關懷，又或者抒發個人真摯的情感來表現中國人的現代精神。有的作家個性強烈率直，有人委婉節制；表現於文采上，典雅瑰麗或是質樸清華亦各擅勝場。這些作家作品各因其耀眼的特質，成為文

學史上不可或缺的扉頁。

但是耳熟能詳不代表全面理解，有時反而會淪為想當然爾的片面化、刻板化閱讀習慣。此外，兩岸長期以來因為政治體制與文化體系的不同，對作家的評價或作品的評論產生極大的落差，政治立場雷同的大力吹捧甚至神格化，反之則將之醜化甚至從史料中除名，不然就是選擇性地介紹特定類型的作品。這樣的詮釋偏見隨著兩岸的開放交流、文史學者們不斷地辯論修正後已經獲得長足的改善。然而，學術層次上推展出來的看法落實到中學教育層面上的改變，原本就需要長時間的轉化。文學教改的時程卻在當前環境的挑戰下愈顯急迫。姑且不論傳播娛樂的多元刺激或功利導向的社會價值導致文學人口的快速流失，時代的推移不但使得歷史情境、文化脈絡越來越疏遠陌生，連當初所謂的現代白話語彙到今日都有些像文言文那樣的艱澀難懂。在這種種不利的因素下，青年學生即使有心學習也可能不得其門而入。

《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叢書的策劃就是希望能夠以更當代、更全面的選介評析引領年輕學子進入現代文學的殿堂。十位負責編選執筆的專家都是全國各大學中文系所裡的資深教授：洪淑苓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張堂錡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許琇禎教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語教系）、陳俊啟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

廖卓成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教系）、趙衛民教授（淡江大學中文系）、劉人鵬教授（清華大學中文系）、蔡振念教授（中山大學中文系）、賴芳伶教授（東華大學中文系）。不僅學養豐富，對於學生知識上的不足與誤解也有長期的觀察了解。本叢書除了對作家廣為傳誦的經典及創作特色再予以深入並系統化的賞析之外，還希望呈現作家更多的文學面向，在讚揚他們的藝術成就、人格道德或時代洞見之餘，也不諱言他們書寫、個性或思維上的局限。回歸到文學的、文化的、人性的、生活的層面，更可深刻地體會到他們如何在紊亂脫序的年代中搏鬥掙扎、矛盾挫折，對於他們的作品也才能夠給予較客觀的評論。

這套叢書以每位文學名家為單獨一冊。每一本作家專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為主，每篇作品輔以注釋和賞析，前後則以綜論作家生平與文學風格的〈導讀〉一篇，以及條列式的作家大事〈年表〉。篇幅所致，選入的作品以短篇為主，中長篇則為節錄；另外根據每位作家的藝術表現，對於不同的文類也有不同的比重安排。此套文學大系的出版，三民書局龐大的編輯群們功不可沒。最必須感謝的還是在繁忙課務及研究中還特地抽空耐心編寫專卷的每一位學者。你們的熱忱，讓二十世紀的文學源流汨汨地導入新的世紀。

導讀

張其成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夏丏尊（一八八六—一九四六）不是一個光彩奪目的名字，但卻是一個讓人不會忘記的名字。他是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翻譯家、出版家，不論是從日文版翻譯過來的《愛的教育》，創辦的《中學生》雜誌，或是和葉聖陶、劉薰宇等人合著的《文心》、《文章講話》、《文章作法》等書，都曾經受到無數青年學子的歡迎，而且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夏丏尊篤實平淡、認真不苟的精神面貌，以及如良師益友般娓娓談心的親切形象，也因此深印在廣大讀者的心目中。

也許是把大部分的時間精力都放在教學、出版，特別是編寫課本讀物和翻譯外國作品，夏丏尊自己創作的文學作品並不多，只留下了一本《平屋雜文》，但卻是他個人思想情感的結晶，也是他平時人格力量的精采呈現，不少作家都從中得到過啟發。豐子愷在〈悼夏丏尊先生〉一文中說，他的散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下學

起來的」，而巴金在〈談我的散文〉中也曾說：「五四」以後，從魯迅起又出現了不少寫新散文的能手，像朱自清先生、葉聖陶先生、夏丐尊先生，我都受過他們的影響。」不多的篇章，卻能在當時和以後散發出經久的熱力與魅力，除了作品本身的洞悉世情，深刻耐讀，我想更重要的是他精神人品的豐富和真誠，也就是道德與文章兼美，才使得他在文學史浩瀚長河中能以薄薄的一冊雜文占得一席之地。

刻苦自學，卓然成家；投身教育，誨人不倦

夏丐尊原名鑄，初字勉旃，一九一二年改字丐尊。浙江省上虞縣人。祖上經商，父親為秀才出身，因此他自幼從塾師讀經書，學作八股文，十五歲考取秀才，可算是聰穎早慧。十六歲時，遵父命前往上海中西書院（東吳大學前身）初等科就讀，僅半年即因家貧輟學，返家自修。十七歲時入紹興府學堂（浙江第五中學前身）就讀，透過閱讀《新民叢報》，對革命、自由等新思潮心嚮往之。半年後再度輟學回家，替父坐館，邊教書邊自修。一九〇五年，他向親友借貸赴日留學，先入東京宏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可惜因領不到官費，無奈之餘只得三度

輟學返國，結束其最後的學生生涯。

終其一生，他沒有拿過任何一張學校的畢業文憑，然而他在文學創作、翻譯、書法、金石、佛典、理學等不同領域，都有淵博的素養與不凡的造詣，可說是自學成材的典範。葉聖陶在《夏丏尊文集·序》就說：「丏翁沒有得到過一張文憑，雖然進過幾所學校，還去日本留過學，都沒有學到畢業。讀過他的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知識廣博，對某些方面有比較深的見解，還有高超的鑑賞文學和藝術的眼光；所有這些都是他自己學來的，從生活中學、從工作中學、從書本中學，還向交好的朋友學。」在經歷家道中落的困頓，動盪歲月的坎坷，飽嚙生活的艱辛之餘，他能不怨不餒，無止境地充實自己的學識與能力，不受學校或文憑的局限，力爭上游，這樣的精神確實令人敬佩。

一九〇八年，二十二歲的夏丏尊應聘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後來更名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通譯助教，這是他一生從事教育工作的開始。他在浙一師服務了十三年，曾自告奮勇兼任舍監、國文教員等職務，他的認真教學與對學生發自真心的關愛，使他深受學生敬愛，雖然學生在背後給他取了個綽號「夏木瓜」，但所有的學生都知道，有事就去找「夏木瓜」，甚至有人說夏丏尊的教學態度是「媽媽的教

育」，因為他那無私的奉獻精神，完全是教育家的風範。

離開浙一師後，他曾先後在湖南第一師範、春暉中學、立達學園教書，致力於教育改革，推動新文化、新文學思潮。直到去世的前幾年，他還在南屏女中兼課。對於教育，特別是青年學子的教育，他確實是時時刻刻以之為己任的，因為即使是不在教育工作崗位上，他仍然透過一篇篇散文、一本本教材講義，或者是《中學生》雜誌的定期出刊，不間斷地投入到他念茲在茲的教育工作中。文學史家唐弢就指出，夏巧尊的文字「處處含有教育意義，是始終不忘其本位使命者。」《平屋雜文》中的〈讀書與冥想〉、〈我的中學生時代〉、〈早老者的懺悔〉等文，就是對青年教育傾注關心的作品，情真意切，讀來自有春風化雨之感。《文章作法》是他在湖南第一師範和春暉中學教語文課時編寫的講義；《文心》以故事體裁寫關於語文的知識，深入淺出，很受讀者歡迎；還有《國文百八課》、《閱讀與寫作》、《開明國文講義》等，如果沒有對教育巨大的熱忱，不可能有如此豐碩的成果。

他於一九三〇年創辦《中學生》雜誌，自己撰寫社論、編輯後記；一九三二年又創辦《開明中學講義》，想用函授的方式，讓廣大失學的青年可以透過自學獲取知識。藉著辦刊物，他其實在為全國幾十萬青年辦一所沒有校址的大學。在開明書店

工作過的人都對夏丏尊帶著兩三個饅頭進書店辦公，晚上戴著老花眼鏡伏案工作的情景印象深刻。他就像個苦行僧一般，全心全力為自己的理想奉獻。他一生奉行「愛的教育」，初讀《愛的教育》時他是「流了淚三日夜讀畢，就是後來在翻譯或隨便閱讀時，還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覺眼睛濕潤。」正是這樣的深情與感動，他翻譯的《愛的教育》不僅風行一時，甚至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原來的作者，但卻知道翻譯者，葉聖陶的兒子葉至善說得好：「一部翻譯小說，跟譯者的名字聯繫得如此之緊，在讀者的印象中竟超過了作者，這樣的現象是極少見的。究其原因，恐怕就在於夏先生立意之誠。」換言之，這部書能深入人心，絕不僅僅是作品本身的因素，夏丏尊充滿教育愛的精神與形象也是重要的原因。

一個沒有文憑、苦讀出身的文人，最終能成為千千萬萬讀者心目中的良師益友，夏丏尊締造的不是偶然的傳奇，而是長期耕耘、積累、付出後的收穫與回報。

白馬文風，清淡雋永；平屋雜文，耐人咀嚼

夏丏尊於一九二一年返回家鄉上虞白馬湖，在經亨頤主持的春暉中學任教，不

久，在學校附近蓋了一間平房定居，題室名為「平屋」，既是記實，又寓有平民、平凡、平淡等意。這「平」字，有其人格精神的寫照，也有其文風的寫實。他把唯一的一本文藝創作集取名為《平屋雜文》，收散文三十篇，小說三篇（〈怯弱者〉、〈長閒〉、〈貓〉）。但有人認為這三篇仍可算是散文。全書數量雖不豐富，但評論、小說、隨筆、序跋、書信等文體種類較多，稱為「雜文」最適當。可以說，「平」與「雜」正是《平屋雜文》的寫作特色。

夏巧尊的散文，文字不假鉛華，本色天真，自然質樸而有味，內容上緊扣生活，平中見奇，加上結構精巧，語氣親切平和，讓人讀來餘韻盎然。這種平實、平易的文風，需要思想、功力、感受和千錘百鍊的技巧，對周遭事物能深刻、準確、真切的觀察和體會，絕無賣弄和矯情。正是這種踏實、平實的風格，使作品有長遠的生命力，即使乍看之下沒有太多絢麗的詞藻，新奇的手法，但其中智慧、情感與藝術的深度與廣度，卻能讓人咀嚼再三，這才真正是大家手筆。大陸學者陳星就指出：「夏巧尊散文的表現形式以白描為主，有時甚至讓人覺著『白』到了無任何技巧可言，但由於他把一些所謂的『技巧』巧妙地隱伏在平實的文字之中，同時通篇無處不激盪著作者的人間情懷，所以，他的文章能給人清雋之感、淳樸之情和充實的人

格力量。」像〈貓〉一文，表面寫貓，實質是寫人，通過對貓的描述，深情傾洩了對妹妹、親人的懷念與哀傷，全文按時間先後平鋪直敘，沒有故作曲折的情節設計，但深刻強烈的內蘊就在那平淡瑣屑的細節描寫中牽動著讀者，隨之悲歡憂戚，起伏不已。

又如他膾炙人口的散文代表作〈白馬湖之冬〉，寫出一個甘於寂寞，置身簡陋的「平屋」之中，卻又能在精神上有所寄託的知識分子形象，表面上寫的是呼呼作響的風聲，其實是如何在風雨如晦中淡然自處、身心安頓的夫子自道。在借景抒情的真切描寫中，把他對白馬湖的思念之情表現得真實而自然，既書寫了身處亂世的寂寞心境，又能洋溢著情景交融的詩趣和情味。就是這篇作品，讓楊牧在為近代散文歸納七種典型品類時，將夏丏尊列為「記述」類散文的開山祖師，說他以一篇〈白馬湖之冬〉「樹立了白話記述文的模範」，並以「白馬湖風格」稱之，指出其特徵為「清澈通明，樸實無華，不做作矯揉，也不諱言傷感」。目前兩岸研究「白馬湖作家群」的學者，也都以夏丏尊為此派作家的中心人物，主要原因就是他清淡雋永的文風，確實成為一種散文藝術的突出典範。

概括地說，淡而有味，雜而不亂，《平屋雜文》的藝術成就正在於此。這種爐火